

语言，在更新中保持生机

作者：杨旭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5月11日 05版）



李娜/绘



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
最近一段时间，“语言通胀”受到关注。网友评论，“宝”只是“你好”，“亲爱的”只是“你”，“爱你”只是“感谢”……不难发现，这些例子有一些共性，即同一个形式表达的意义越来越少；或同一个意义需要越来越多的形式来表达。如果拿分数打个比方，意义是分子，形式是分母；那么，分母不变、分子变小，分子不变、分母变大，都意味着同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减弱了。其实，这种“语言通胀”现象并非新鲜事，历史上早已有之。语言随社会发展而持续更新，正是语言具有生命力的表现。

旧调新弹

“语言通胀”不是一个新鲜话题。2021年，有媒体就发表了题为《动辄多字叠用，是“语义磨损”还是“语言通货膨胀”？》的文章；此后也陆续有关于“语言通货膨胀”等相关文章见诸报端。

纵观汉语史，“语言通胀”现象早有端倪。那些“语言通胀”的例子，在汉语中大多有类似表达。比如，网友喜用重叠，“嗯嗯”“哈哈哈哈”“呜呜呜呜”“太太太太”等，因为汉语本来就有重叠手段，形容词（“干干净净”）、量词（“一首首曲儿”），甚至标点符号（多个感叹号或问号）均可重叠表示更多。网友喜欢夸张的表达，把各种极致情绪形容为“九死一生”，因为“死”本身就有“程度达到极点”的意思，如“笑死了”“高兴死了”都不是真的死了。网友喜欢把各种好的人或物神化，如“女神”“小仙女”

“神仙好物”等，因为“神”本来就有“特别高超或出奇”的意思，如“这事真是越说越神了”。

就算放眼世界语言，这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。据国外书籍词频统计器（Books Ngram Viewer）统计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出现了“语言通胀”（language inflation）一词。进入新世纪，“语言通胀”仍时不时引起大家的讨论。英国麦克米伦词典的编辑斯坦·凯里（Stan Carey）曾写过一篇题为《语言通胀真的酷炫极了么》（Is linguistic inflation insanely awesome?）的文章，提到的例子如：epic（史诗）和 brilliant（聪颖的）表达的意思越来越弱化了，awesome（极好的）和 totally（完全地）形容的程度似乎降低了。斯坦·凯里说：“这是因为我们迫切想要赋予语言以力量和意义，因此使用夸张手法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而夸张的术语逐渐变得正常化。”

很多学科注意到了这种现象。德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甲柏连孜（Georg von der Gabelentz）首次使用“漂白”的隐喻来说明这类现象就像“更鲜艳的新色彩覆盖了漂白的旧色彩”。社会学家李安宅先生指出，“币制是交换财富的手段，语言是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；如同制币与其背后财富的不匹配而生的通胀，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思想、情感的不匹配，就是语言的通胀。”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《中国文法要略》中提到了一些表示程度的副词，如“很、怪、太”，并说：“一切表高度的词语，用久了就都失去锋芒。”比如，“很”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表示程度很高，而是在形容词作谓语时必须添加这个标记，否则说起来不够自然（如“这个人漂亮”）。与“失去锋芒”类似的一个说法是“磨损”，就好像零部件因使用而失去了原有的功能。

流变新象

尽管这类现象在语言中并不稀奇，在语言学中也能得到解释，但它在当下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。

第一，变化速率越来越快。横向传播方面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得新的夸张表达能够迅速在不同群体间扩散。例如，“家人”在论坛或社区中表示“朋友”之义，由于自带亲切感和归属感，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，成为常见的网络流行语。再如，“绝绝子”短时间内风靡网络，被评为“2021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”。纵向演变方面，“语言通胀”的周期缩短，曾经流行的词语如“给力”很快被更夸张的表达如“奥利给”所取代，反映了语言更新换代的加速。横向传播和纵向变化就像硬币的两面，共同促进了语言的动态更新。

第二，语体界限愈加模糊。汉语本就有“大词小用”这种移就修辞，比如，“猫咪知道自己犯错，畏罪潜逃了”。如今，这种语体跨用的现象更多了。比如，一些标题中出现了“最牛”“最美”等流行词，网民则创造出了“十动然拒”“不明觉厉”等网络用语，相

互之间常以“甚好”、“此言差矣”、黛玉体、甄嬛体完成社交。媒体、网民在语体风格上已形成混杂交织的景观。

第三，“语言通胀”的范围更加广泛。当代“语言通胀”已突破文字维度，表情包、语音条、短视频等全媒体要素共同构成复合通胀体系。在社交媒体中，单纯用文字这一种形式似乎已不足以承载情绪、情感或吸引注意力，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表情包传递情绪，语音条强化语气，短视频则通过夸张表演放大表达。这些非文字形式同样面临通胀：一个表情包用多了便失去新奇感，语音条需更长时间或更高分贝才能显效，短视频则需更戏剧化的内容来维持关注，最终形成多维度的“语言通胀”现象。

破忧立新

“语言通胀”引发了诸多担忧。如果同一个形式表示的意义越来越少，那么会不会最终意义变为零？比如，“宝宝”“哈”演化到没有意义。如果同一个意义需要越来越多的形式来表示，那么句子是否会变得无限长？比如，需要用无限个“哈”（“哈 ∞ ”）；或者说，语言形式是否会被耗尽？现在把所有女性称之为“美女”，把美女之美形容为“神仙颜值”了，那以后呢？还有，过去的语言形式的意义持续减弱，个人是否会在旧形式与新形式之间无所适从，从而跌入“文字失语”的陷阱？而从整个语言社群来讲，一些在形式和内容上极致夸张的表达，逐渐挤占了过去的语言表达，是否会导致语言逐渐趋于贫乏？

此外，也有学者担心，任凭语言形式或意义无原则变化，就是放任语言文字的不规范发展，这尤其会对青少年产生影响。他们发现，网络语言与书本语言大相径庭、青年语言与父辈语言相差甚远，因而可能在阅读白话文或者与父母交流时出现障碍或误解。

面对种种忧虑，我们不必止步于叹息，因为语言如同奔跑的旅人，总在变化中寻找新生。以下这几个方面，兴许对大家认识、理解和应对“语言通胀”有所助益。

首先，认识到语言存在空间变异和时间差异。很多“语言通胀”的例子出现于互联网，具有口语化、非正式的特征，因此与书本中的文雅语言各得其所、互不冲突。此外，这类语言表达主要是年轻人在使用，因此在长辈面前要不用或慎用，也不能以当代意义来理解现代白话文甚至古代文言文。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养成同理之心和历史思维。

其次，理性认识语言、思维与世界之间的关系。语言不仅承载着思维，进而承载着世界；而且影响着思维，进而塑造着世界。面对部分“语言通胀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我们应当从语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回归到语言背后真实的内心和世界，重新体验周围世界的种种神奇，而非简单地被语言潮流所左右。

再次，拿回语言创造的主动权。自然语言从来不是一两个人创造的。每个人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情绪都是独特的，我们固然要依赖于语言系统中已有的形式，偶尔也无法戒除使用网络语言的诱惑，但是在表达时要随时体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，反思已有的表达是否足

够，尤其是能否让别人领会自己的意图。如果不能，可以创造更好的表达，为语言的良性发展添砖加瓦。

最后，笔者以一个隐喻结束全文，这就是——跑步机！认知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史蒂芬·平克（Stephen Pinker）提出了“委婉语跑步机”（euphemism treadmill）的说法：我们一直在使用委婉语指称禁忌现象，但使用得多了就不再委婉了，于是我们又发明出更多的委婉语，这个过程持续进行，就好像在跑步机上一样。这可以解释很多禁忌之事都有很多委婉说法。“语言通胀”同理：我们为了实现某种交际目的，发明出新的语言表达，但是随着这个表达被扩散或传播，其创新性就减少或者消失了，而这又驱使人们做出更多的创新。语言为了适应环境而持续更新，证明了语言尚具有强烈的生命力，只有那些已死或濒死的语言才会一成不变、故步自封。由此可见，语言正是在这种持续的自我更新中保持生机，我们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这种“语言通胀”现象。

（作者：杨旭，系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、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）